

浮沉劫之缠恋

著 花晓同

天涯论坛三百万人阅读 磨铁中文网十六万读者鼎力推荐

我能给的爱，是纵使你颠沛流离，也坚定地守在你身边。但只求再早一点，赶在所有的悲欢离合前，为你驱赶阴霾，让你收获幸福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浮
沉
劫
之
纏
戀

著 花
曉
同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沉劫之缠恋 / 花晓同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5113-5698-7

I. ①浮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5825号

浮沉劫之缠恋

著 者: 花晓同
出 版 人: 方 鸣
责任编辑: 月 姝
装帧设计: 肖 瑶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60千字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698-7
定 价: 32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Chapter 1 委曲求全也换不来婚姻的安宁 / 001

Chapter 2 陷入绝境 / 019

Chapter 3 新生 / 045

Chapter 4 我不能选择小我八岁的你 / 065

Chapter 5 振作起来，寻找父亲破产的真相 / 091

Chapter 6 各种陷害防不胜防 / 143

Chapter 7 陷入阴谋 / 175

Chapter 8 真相水落石出 / 207

Chapter 9 这是我逃不开的劫 / 247

Chapter 10 感谢这场意外，让我做回了自己 / 265

雷希番外 我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/ 273



Chapter 1



婚姻的安全也换不来
委曲求全



我的婚姻早就是名存实亡，丈夫张南出轨已是闹得人尽皆知，离婚的事他已经找我谈了半年，我一直拒绝。我之所以不离婚，之前是因为我觉得不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，反正我和他之间向来没有感情，连我们结婚也是听从家里的意愿。

而最近几个月，我不同意离婚却是因为我父亲的公司出了状况。他投资一个大型项目，向好多朋友借了大量的流动资金，最后项目没有正常经营下去而造成了资不抵债的事实亏损。出事之后，众多债主盯住了我和张南的婚姻，他们认为只要我不离婚，我家就还有偿还能力，也不至于那么着急地把我父亲怎么样。

可这样的情况张南怎么可能等得下去？尤其是现在，他的情人许安芷已经怀孕了，他更是迫切地想要结束和我的婚姻。然而，老天在这种时候也在帮我，我在收到张南起诉离婚传票的当天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张南对这样的结果怒不可遏，要求我去做掉孩子并和他离婚。

我怎么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？姑且不说孩子目前是我的保护屏障，就算离了婚才发现自己怀孕，我也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，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！



之后张南就走了，我站在楼上的窗台前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扶着已经有些出怀的许安芷离开家里。相比之前他对我的怒骂，态度截然相反。

在畸形的婚姻中，丈夫带着情人回家名正言顺地逼我离婚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在张南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别墅便成了空宅，每天就我一个人。可能是一些风声终究还是传回了老家，最大的债主张叔把我爸请到他家里住了下来。目的不言而喻，想要我爸在破产的时候，尽量先把他的钱还上。

我爸被带走之后，我妈没有选择积极处理，而是去了寺庙剃度出家。她一生信佛，觉得这是佛祖对我们家的考验，应该去寺庙里吃斋念佛为我爸祈祷。

太多的变故让我变得越来越安静，好在我还有泡茶的爱好，很多时候在茶室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泡茶成了我排遣寂寞最好的东西，也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不是行尸走肉。

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安静地过下去，直到我生下这个孩子。可是，没想到张南和许安芷的手，已经开始伸向了我。

这天，我无聊地坐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一边听着声音一边整理着白天新买的茶具。

电视上正在放一档最近很火的魔术比赛节目，有个年轻的魔术师正在表演近景魔术“空手泡茶”，魔术师的手总是很神奇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壶白开水瞬间就变成了红茶，紧接着，魔术师谢幕，评委开始为其评分。我盯着电视，心里莫名地希望他能拿个高分。

屋外的门铃响了起来，我不情愿地起身去开门，鲜黄色的菊花映入眼帘，吓得我猛地关上门，门外的人刚好伸手来推门，我往后踉跄着摔倒在地上。

“您好，鲜花速递。”男人捧着鲜花站在我面前，顺势将我从地上拉起来，“请签收。”

我随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：“你快走，快走。”

男人奇怪地看了看我，转身离开。

我探出头瞥了一眼屋外，门外的场景还是让我的脑子炸开：门前的小花园里摆着一个纸扎的小人，小人的面前有两根蜡烛，蜡烛前面没燃尽的纸钱还在燃烧……

我的心彻底乱了，那种紧张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的感觉，几乎让我窒息。到底是谁送来的花并摆放了这些东西？这是想要做什么？

高度紧张的情绪影响到我，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心情，心神不宁。而到凌晨，小腹却开始隐隐作痛起来，而且这种疼痛伴随着阵阵痉挛。我知道不好了，高度紧张的情绪，似乎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孩子。于是，我更慌了，连忙拿过手机下意识地输入一串数字。

电话半天后接通，却传来叶一丁熟悉的男声：“柯安？你找我？”

叶一丁是我的初恋，四年了，他的号码躺在我手机里从未拨过，而现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竟然拨通了他的号码。恐惧让我不敢挂电话，而这种脆弱的时候，又似乎特别依恋有人照顾我的情形。我情急之下说：“一丁，我生病了，快来尚枫别苑A区2座。”

“好，你等着我。”

我从没有想过，这通电话会彻底改变我未来生活的轨迹。如果预料到了以后，我也许会默默放下电话，或者告诉他我没事儿，不过是拨错了而已。

20分钟后，叶一丁推门便看到已经疼得缩到门边的我：“怎么了，你，灯也不开？”

“送我去医院。”

“好好，你别着急。”

叶一丁一路上以超快的车速行驶，在短时间内便到了附近的妇幼保健医院。一番检查后，医生建议留院观察。我被安排住进了普通病房，6个人一间屋。叶一丁忙前忙后为我办理手续，而我妈的电话，也在这个时候打

了过来。

从枕头下方取出手机接通，传来我妈慌乱的声音：“安安，你爸出事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想让自己精神一些：“怎么了，妈？”

“你范叔叔说你爸昨天出门散步，到现在还没回家。你说你爸会不会被人……”

范叔叔是我爸最大的债主，这段时间被各个债主追债的时候，我爸一直在他家。说是避难，实则他早知道了我爸资不抵债的情况，提前将我爸控制起来，好先收回自己的款项。

我吓得坐了起来，眼睛直溜溜地瞪着叶一丁，坚定地打断我妈：“不会的，妈。”

“唉……”我妈幽怨地叹了口气，“菩萨保佑吧。晚上张南回家，你能不能和他说说让他去查下？不管是去了哪儿，总要让我们能联系到啊。”

我紧咬住双唇，轻轻地说：“好的，妈，等张南回来我让他去查。”

我和张南的情况从未在她面前提过半句，一直到现在她都以为我过得很好，张南也是我们家出事后唯一的保护伞。之后和她聊，我都是含着泪瞎掰，什么张南刚带我去国外旅游回来我就怀孕了啊，什么张南最近在帮我查我爸的事啊之类的。听得我妈是一阵欣慰，隔着电话我仿佛都能看到她脸上欣慰的笑容。

我的幸福，恐怕是我爸出了事之后对她最大的安慰了吧？

结束和她的通话后，我没忍住，扯过被子捂住脸就哭了起来。

叶一丁拉住我的手，轻轻地拍了拍：“你先躺会儿，我下楼买点吃的。”

我想，他是要给我空间，让我毫无顾忌地哭。

第二天早上，叶一丁下楼为我买早餐。凌晨被推送去手术室的孕妇，

也在这个时间结束手术被推回了病房，我坐起身想要看看她生的孩子，不料就听到她在大哭。

旁边的家属都在安慰她：“禾禾，没事的，咱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”

“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”这个叫禾禾的女人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呵呵，死了，死了就没机会了。”

我心想，怎么可能是死胎？昨天听到她们聊天，都已经足月了啊！心里忽然不安起来，于我而言，张南和许安芷要的不正是这样的结局吗？

护士照例查房，先是去禾禾那边安抚了一通，然后走到我病床前询问：“柯安是吧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今天好些了吗？”护士还算和蔼，一边说一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

我笑着点点头。

她又问：“家属呢？”

我问：“下楼买早点去了。”

“今天还需要做个检查，不过在老楼。没事儿，我让护工推你去吧。”护士说完，身后走来两名护工，一前一后将我的床板挪到旁边的推车上。

昨天来检查时就了解到，这医院住院部在新楼，要拿药缴费或者检查，就需要到旁边那栋老楼去。我也没多想，只想尽快确认我无大碍，好好养胎。

不过护工把我推到楼下花园的时候，忽然抽出两条2米长的扎带，先后绑在我腰部和腿部的位置，然后用力一拽，扎带就越拽越紧。

我顿感不妙，刚要开口，嘴也被不干胶贴上，紧跟着两位壮汉过来替换了护工，迅速上前将我的床板抬起来，快步走到附近一辆商务车前，把我扔到车上关了门。我听到他们在车外小声地说着什么，言语之间偶尔能听到许安芷的名字。我在车里拳打脚踢地想要挣脱，哪知扎带是越挣扎它



就越紧，最后我只好无奈放弃。

可是车驶离医院不久，突然一个急刹停了下来，就听到前面的人探出头骂：“会不会开车啊你？”骂完想重新发动车，却怎么也打不燃火。

开车的男人一生气，打开车门下去了。

紧跟着听到警笛的声音，坐在副驾驶的人连忙下车为我解开扎带：“走，快走。”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推出了围观的人群，不敢再细看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这种情况医院定是不能回了，我只好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匆忙地往家里赶。

回到家用座机拨通叶一丁的电话，意外的是关机了。

我被吓得不敢出门，肚子也已经完全不痛了，索性就反锁了家里所有的门窗，回到卧室也同时把卧室的门反锁。也想过报警，但我知道这事百分之百是许安芷做的，我都听到她的名字了，报警的话也不一定能保全现在的我。

这种煎熬，像是在等死一般。从早上待到下午，我完全没了主意，一遍遍地拨打叶一丁的电话，却一直是关机。

傍晚，楼下敲门声响个不停。

我以为是叶一丁来找我，起身裹上睡衣下楼打开门，门外站的却是两个陌生女人。

我机警地关门，她们俩同时伸手挡住门并开口：“柯安，等等。”

我已经被吓得魂不守舍了，呆滞地问：“你们找我？”

其中穿黑衣服的女人点了点头：“我们是张南的朋友，找你有事。”

“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。”我依然没有放松警惕。

另外一位穿白色貂皮的女人接过话，没有绕弯子地说：“我叫雷希，是张南的女朋友，听说他要和许安芷结婚了，我不愿意他们结婚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谈谈合作。”说完不等我回话，轻轻伸手拉住我，“外

面冷，咱们要谈的还多，进屋说吧。”

眼前的两个女人礼貌又自信，看起来并不像坏人，我站在她们面前，完全无法拒绝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被雷希挽手拉着走进了客厅，坐在了沙发上。

黑衣女见到茶几上的茶具，笑着问：“你喜欢泡茶啊？我叫欧阳兰兰，我也很喜欢茶艺，要不你们聊着，我帮你们泡茶？”说完便把一旁的水倒入茶壶，准备烧水泡茶。

这一切，亲切而自然，让我毫无防备。

黑衣女在那边泡茶，雷希就像老朋友一般拉着我的手：“你别怕，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女人。如果张南娶许安芷，那我们都是被他抛弃的对象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能阻止张南娶许安芷，我可以保证以后不破坏你的家庭。”

我就想不明白，这个我日思夜梦都想要逃离的男人，到底有什么值得她们争抢的？只是现在我没了撤离的资本和后退的路，低头小声地说：

“不用你说，我现在不能离婚。”

“可是，我刚进门时看到屋外……”雷希话说一半，朝外面努努嘴。

“那是许安芷干的。”我不敢看。

“我知道，所以才来找你。你现在还是张南的妻子，好多事情做起来比我要方便，但如果你一个人对抗他们的话，我想他们俩或许会为了离婚对你肚子里的孩子……”雷希停顿下来观察了一下我的表情，继续说，“如果你听我的，我能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的安全。”

雷希保留了半句，把我惊得不行。上午的事情，虽然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偶然，但足以说明一切问题。如果靠我自己，真的能顺利保住孩子？

于是，我有些动摇了，问：“怎么对付？”

雷希脸上露出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：“你怀孕的事儿张南他妈知道了吗？”



我模棱两可地说：“我不清楚。”

“哈哈……我这儿有份检查报告，你交到你婆婆手里。”雷希笑着从包里将事先准备好的检查报告拿出递到我手里，上面写着开始妊娠20周，另外在表的右下角，用圆珠笔写着一个小小的“男”字。

我问：“这……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交给张南他妈。”雷希胸有成竹地说，“现在只有他妈那儿才是你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虽然我不知道雷希到底安的什么心，但凭她想办法帮我保住孩子这点，我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她。对已经漂在大海中央很久的我来说，只要能抓住的，都能充当我临时的浮萍。

雷希安排好了一切，甚至连我回去之后可能面对的婆婆的质疑，她也联系好了张家的私人医生，能证明我怀的就是男孩。

两小时后，她们开车把我和行李带到了婆婆所在的别墅区。

结婚以来，我回这个家的次数十个手指就能数过来，一开始婆婆对我还是好的，可自从我第二年还没有怀孕开始，婆婆面对我的脸色也就越来越难看了。

进屋后，我把检查单递给她，小声地说：“妈，我怀孕了。”

这种感觉，像极了古代被打入冷宫的皇后，母凭子贵要求得皇太后的依靠。

奇怪的是现在面对我怀孕的消息，她没有太多的惊喜，只是看了一眼检查单，叮嘱刘妈把医生叫过来复查一遍。很显然，婆婆是不相信我手上这张检查单的。

医生是雷希叮嘱过的，到家里检查之后，说出来的话和检查单上自然一模一样。

因为婆婆相信医生的话，也相信我怀的是个男孩，重男轻女的她终于应允我留下来住在这儿，让我住在刘妈隔壁的房间，这样半夜要是有什么

情况，刘妈好照顾我。

我想我暂时应该算是安全了。

哪知，我刚把行李搬进卧室，就听到外面竟然传来许安芷嬉笑的声音：“亲爱的，我还是喜欢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估计是看到我，立刻大声嚷嚷起来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你先上楼。”张南明显也没想到我会搬过来，安抚完她走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手问：“好好的你怎么来这儿住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”

我吸了口气，异常冷静：“我怀孕了需要人照顾。”说完，转身关上了卧室门。我知道这样的自己很讨嫌，让任何一个心已不在自己身上的男人都觉得可恶。

张南在外面拍门：“开门，柯安你把门打开。”

我懒得理他，嫁给他以来我唯一习惯的是，在面对别人的怒骂时保持沉默。但我的心里开始不平静起来，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小区的风景。

窗户正好对着另外一栋别墅，门前一个抱着滑板的男孩，穿一件鹅黄色的紧身体闲服，下身是一条浅绿色的九分裤，露出脚踝，显出他另类的帅气。他好像正在和家人吵架，闹着要往外走，后面跟着一个女人把他死死地拽住：“小单，你爸说让你今天在家等他回来。”

他往前冲了几步，女人死死拽住他的样子惹烦了他，转身大吼：“你走不走开？”

女人还是不松手：“小单你别这样，等你爸爸回来再走好吗？”

小单狠心把衣服脱掉：“拿去。”然后裸着上身，踩上面前的电动滑板扬长而去。

还站在原地的女人显然是他妈妈，但他却宁愿不要衣服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，浑身上下都透露出叛逆和桀骜不驯。那是让从小就乖巧懂事的我非常羡慕的一种状态，如果当年我能像他一样，能稍微反抗一下父母的安排，不那么顺从他们的意见，现在是不是又会不一样？



和许安芷在这个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，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。张南在外面拍了几下门我不开，也就悻悻离开了。

如雷希所说，有了婆婆对孙子的刻意保护和她在家里的威信，我和许安芷还有张南之间的关系，倒是因为同在这个屋檐下，出人意料地再没有任何摩擦。婆婆每天早出晚归，公公偶尔回家一趟，张南和许安芷大多睡到中午起床离开、半夜回来，大多数时候家里就我和保姆。这一切，平静得让我不敢相信是真的。

这天，我正坐在后花园晒太阳，许安芷和张南意外地早早回来，拎了一大袋子在超市买的食物。张南把食物放在桌上，冲我喊道：“刘妈不舒服去了医院，中午爸爸和大姐要回来吃饭，你做饭吧。”

张南说完放下东西就坐上沙发看电视，许安芷乐滋滋地跟过去贴在他身边。我也没计较他俩在我面前的态度，把桌上的袋子拎去了厨房，开始准备午饭。

刘妈从医院回来时看我在厨房里忙碌，忙把我换了出去。我回了卧室，对着窗外面发呆，一直到中午大姐张欣敲门叫我吃饭。

我打开门，勉强地挤出笑容：“大姐。”

大姐溜了进来，小声地问：“柯安，听说你爸出事了？”

我面部轻轻抽搐了下，很快恢复平静：“嗯，他住院了。”

“不是这个。”张欣神秘地说。

我一愣，略带紧张地装傻：“大姐，那是什么事儿啊？”

“你该不会真的不知道吧？听说你爸的企业……”

我还是尽可能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：“我爸的企业怎么了？”

张欣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一副“你确定不知道？”的神情：“你爸除欠银行大量贷款，还有不少民间借贷。这些，你不会都不知道吧？”

我觉得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不知道这件事还能对张家的人瞒多久，也

不敢想，他们如果知道了，还会不会让我留在这个家里？

好在张欣并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多嘴，只是一家人正常地闲聊。饭后许安芷被张南扶上楼午休，其他人围坐在花园里玩麻将。而我，更像是个多余的人，便独自回卧室泡茶。茶叶在沸水的冲泡下翻滚，借着窗外洒落的阳光，所有的不快也能暂时消散，倒也显得悠然自得。

只是在张家，注定只能得到片刻的安宁。

一壶茶还没泡好，张南就在外面大喊：“刘妈——刘妈，你快通知莫医生，安芷肚子疼。”

继而就听到婆婆的声音：“呀，是不是快要生了？”

家里要添小生命，外面花园里的人也沸腾了，连一向对许安芷没好脸色的大姐也尖叫：“啊？要生了？不是还没有到预产期吗？”

婆婆更是没有了平时的淡定：“说不定早产呢。哎，刘妈你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啊？”

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只在想，许安芷生了，那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要挟张南的证据？例如孩子可以做亲子鉴定，如果以后再闹上法庭，这可否作为他重婚的证据？

很快，张南开车带着许安芷去了医院，自然而然，全家人除了我之外，都跟着去守护新生命的降生，家里又剩下我自己。我很习惯这种安静，继续泡茶品茶，准备睡个午觉或是站在窗边发呆。

对面的石小单又和家里吵架了，这次吵架的原因好像是他要出国去参加一场魔术比赛，而他家里人极力反对，想要他把心思收回来专攻学业。最后石小单摔门而去，剩下年长的男人看着他的背影摇头，他身边的年轻女人在安慰他。

一直到晚上张南都没有回来，吃过晚饭我早早地就睡下了。睡到半夜，房间门被猛地踢开，我被惊醒，然后灯也亮了，张南怒气冲冲地站在我床前，吓得我往后一缩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冲上前抓着我的头发



用力往地上拽：“柯安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”

他的脸离我很近，那双血红的眼睛格外吓人。

我挣扎着蹲在地上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

张南又用力把我往上一提：“我问你话你听到没有？”

响声惊醒了隔壁的刘妈，她上楼叫醒公婆，在公公的制止下张南才松开了我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张南瞪着我的眼神也像是要把我吞掉。张南在公公的推搡下出了门，门外的刘妈这才进来把我扶出去。

我揉了揉刚才被张南抓过的头皮，头发扯得有些疼。原以为许安芷生孩子是喜事，现在却大半夜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打，着实让我很委屈。

趁着公公和婆婆都在，我压低声音问：“爸，妈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公公点了支烟，没做回应。

婆婆招呼刘妈倒了杯水，不留余地地指责我：“柯安，妈也知道张南今天的做法欠妥，但你有想过你的问题吗？”

张南狠狠地说：“你少装，安芷有可能会早产你知道吗？你往粥里面加什么薏仁和蟹肉？粥为什么你不喝？你是知道孕妇不能喝，还是知道里面加了东西？你敢说不是故意的？”

张南连环炮似的向我开火，但我一句也没能听明白，因为我明明熬的是白米粥，而我不爱喝粥，自然不会想要喝的。为什么他又说里面加了薏仁和蟹肉？这是个正常人都知道的常识，孕妇不能吃这些东西，许安芷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她怎么又会吃那么多？只是现在的我百口莫辩，我没有想到，她为了加害我，会狠到拿孩子做筹码。

在场的人没人相信我，但我还是坚持反驳，最后是公公发话让我回屋睡觉，我才躲过了张南的一顿毒打，反锁了卧室门到第二天也不敢开门。

第二天我听他们聊天提到，许安芷已经剖腹产下了一名男婴，因为还没有足月，正在育婴箱观察。这件事最终因为新生命的诞生画上了句号，